

駢文舉要卷四

高步瀛

王無功一首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遊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新舊唐書並入隱逸傳

答刺史杜之松書

呂才東皋子集序曰貞觀中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

月日博士陳龜至奉處分借家禮並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以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

以上答借家禮及其相招之意

唐六典州有經學博士醫學博士各一人。無功重答杜使君書言先人遺旨頗曾恭習又稱先君獻公因事起義知家禮蓋無功之祖所著文中子王道篇稱爲安康獻公者也杜淹文中子世家曰同州刺史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明公之稱見魏志呂布傳後漢書同。漢書蕭望之傳注應劭曰下走僕也顏師

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携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以上自述

宋書隱逸傳曰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晉書嵇康傳曰康字叔夜。譙國錕人也。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爲懷。宋玉九辯曰登山臨水兮送將歸。世說新語容止篇曰王夷甫妙於談玄。無功遊北山賦曰獨居南渚。時遊北山無功。又有北山詩案清統志曰山西絳州河津縣魏曰龍門唐貞觀十七年屬絳

州汾河在州城南門下西至河津縣南入河黃河在河津縣西疏屬山在河津縣東四十里文中子云疏屬之南有先人敝廬在（事君篇）王通故里在河津縣南三十里又通弟績隱處東皋村在縣東。無功與馮子華書曰家兄知吾縱恣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又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德無位案無功兄弟四人伯兄通字仲淹（文中子世家）即文中子仲兄凝字叔恬（王福時王氏書雜錄）次即績季弟靜字保名（並文中子禮樂篇）此書稱三兄者蓋據諸從昆弟之序數之耳。史記酈生傳曰縣中皆謂之狂生。陶淵明有歸去來辭宋書隱逸傳曰陶潛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左太冲陸士衡皆有招隱詩。劉伯倫酒德頌曰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藝文類聚草部引續晉陽秋曰陶潛無酒坐宅邊菊叢中採摘盈把。晉書文苑傳曰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晉書孫綽傳（附孫楚傳楚太原中都人）曰綽字興公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酒德頌曰動則挈榼提壺。論語述而篇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

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以上謝不能往。蔣心餘曰能以淡勝故自高出羣賢

莊子天道篇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釋文曰魄又作粕。

漢書爰盎傳曰買二石醇醪顏注曰醇者不雜言其醴也醪汁滓合之酒也音牢。莊子天運篇師金曰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是非其夢邪魏志方伎傳曰周宣樂安人也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出行果遇豐膳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曰君欲墮車折脚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俄遂火起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莊子人問世篇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曰散木也匠石歸櫟社見夢曰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莊子天地篇曰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子高曰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釋文曰落猶廢也

杜之松一首

全唐文載之松博陵曲阿人隋起居舍人入唐爲河中刺史全唐詩同其云曲阿人（今江蘇

丹陽縣）與呂才序言京兆不合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亦云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然據元和郡縣志及新舊唐書地理志改蒲州爲河中府在開元初年呂才但言之松爲本州刺史是絳州非蒲州也（龍門縣今山西河津縣隋開皇十六年割屬蒲州唐武德三年屬泰州貞觀十七年泰州廢改屬絳州）

答王績書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廻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以上王不肯來

後漢書鄭玄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列女傳賢明傳曰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人或言之楚王楚王駕至老萊子之門曰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諾其妻載畚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鉄鉞能免於患乎投

其畚而去至江南老子隨其妻而居之又見皇甫謐高士傳

敬想結廬入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

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

以上王之高上

陶淵明飲酒詩曰結廬在人境。論語微子篇曰丈人植其杖而芸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或植杖而耘耔魏志常林傳曰耕種山阿。易大過曰初六藉用白茅。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曰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熾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

以上

自述並言前日不敢相尋之故

莊子胠篋篇曰遂至使民延頸舉踵。左傳僖十五年曰羣臣敢在下風。漢書韓延壽傳曰不肯出行縣。爾雅釋詁曰祇敬也。晉書隱逸傳曰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御覽逸民部引王隱晉書曰宋纖字令文（晉書作艾）敦煌人也隱於酒泉山酒泉太守馬岌高尙之士也具威儀鳴鐘鼓（晉書作饒鼓）造纖纖拒而不見。步出夏門行古詞曰攬轡爲我御

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畦夸故人。一來何損。以上仍望其來

孟子萬章篇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又見皇甫謐高士傳抱朴子欽士篇及御覽人事部十三引韓非子（凡兩見腓脹門作唐亥足門作唐彥彥即亥字之譌而逸民部九引嵇康高士傳亦作亥唐）。史記魏世家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又見仲尼弟子列傳。韓非子難一曰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於是五往乃得見之又見呂氏春秋下賢篇新序雜事五。魏書逸士傳曰畦夸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亦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銓釋也。遲更知聞。以上論所借之書。蔣曰氣體殊佳。

顏延年五君詠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韵遲直利切。待也。案遲遲字同。（說文遲遲之籀文）

朱少連一首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仕至鳳閣鸞臺平章事。冬官侍郎。新舊唐書皆有傳。

陳後主論

陳書後主本紀曰。後主諱叔寶。字元秀。高宗嫡長子也。太建元年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高宗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禎明二年十一月。隋遣晉王廣衆軍來伐。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隋總管賀若弼自廣陵濟京口。總管韓擒虎趣橫江。濟采石。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甲申。後主遣衆軍與弼合戰。衆軍敗績。弼進攻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自南掖門而入。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尙書僕射袁憲。

在殿內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闔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三月後主入於長安隋仁壽四年十一月薨於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炀（隋長城縣今浙江長興縣東）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卽

古明哲何以加焉

先舉其善

陳書後主紀太建十四年三月癸亥詔曰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疎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靡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妖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

但強寇臨邊南國斯蹙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隣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

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於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路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烟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鳴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尙矣

以上慨陳之亡

左傳成十六年曰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釋文曰蹇子六反案蹇蹇字同。南史陳後主本紀曰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即陳高宗頊）尙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相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爲主辱再拜請罪及賀若弼並奮求致討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

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襲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左太冲詠史詩曰七葉弭漢貂。詩桃夭毛傳曰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謝希逸懷園引曰天桃晨暮發。陳書后妃傳曰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愛傾後宮。陳書江總傳曰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鮑明遠蕪城賦曰玉貌朱唇。曹子建正會詩曰咀嚼清商嵇叔夜琴賦曰宮徵相證。潘安仁螢火賦曰援綵筆以爲銘。沈休文金庭館碑曰吐吸烟霞。隋書高祖紀曰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大定元年二月周帝禪位於隋開皇元年二月甲子即皇帝位。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化行乎江漢之域。晉書羊祜傳曰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武帝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增修德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隋書高潁傳曰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潁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潁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左傳襄四年曰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四年楚共王審二十四年（共恭字同）。隋書賀若弼傳曰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司任者高潁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皇開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隋書韓擒傳曰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案唐諱虎字故隋書竟刪去又或以武字獸字豹字代之此文當亦避虎字而爲後人改正也。晉書杜預傳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荀子議兵篇曰聞鼓聲而進左傳宣十二年曰車馳卒奔。吳志三嗣主傳曰孫皓天紀三年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仲向淦中安東將軍王渾向牛渚龍驤將軍王濬浮江東下四年王渾斬丞相張悌所在戰克裴注引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

諸葛觀帥衆三萬渡江逆之吳軍大敗諸葛觀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觀自往牽之悌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觀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晉書武帝紀曰太康元年二月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傳首洛陽。吳志薛綜傳曰綜沛郡竹邑人也子翊翊弟瑩字道言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仲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陳書袁憲傳曰憲字德章（陳郡陽夏人）爲尙書僕射隋軍來伐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景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南史後主紀曰韓擒虎自南掖門入袁憲侍側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胥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注曰還無社蕭大夫釋文曰還音旋。龍盤虎踞見庾子山哀江南賦注。漢書伍被傳被曰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衣也。左太沖吳都賦曰朱闕雙立。燕城賦曰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漢書景十三王傳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壩地爲宮

上徵榮榮行祖道於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干寶晉紀曰：「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尙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謂天紀四年）實在庚子。南史陳後主紀曰：「禎明三年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遣使迎勞之，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三百年王氣見哀江南賦注。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曰：「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

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何者爲先？」君子曰：「客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鄰國之詠，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環，狎江總，是其任也。剝面

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讐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

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以上較論四君。筆勢悍擊後半語雜談諧結語尤妙

蜀志後主傳曰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景耀六年夏魏大興徙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數道並攻於是遣張翼廖化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爲安樂縣公。吳志三嗣主傳曰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天紀四年三月王濬順流將至司馬肅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肅渾皓舉家西遷太康元年四月賜號爲歸命侯。北齊書帝紀曰後主諱緯字仁綱武皇帝之長子也隆化元年授位幼主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位時八歲改承光元年尊帝爲太上皇帝丁丑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周師燒城西門太上皇入濟州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太上皇並太后携幼主走青州爲周將所獲送鄴周帝與抗賓主禮並太后幼主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弼注曰四大道天地王也。孟子公孫丑

篇曰天下有達尊三齒一爵一德一。銜壁送降謂蜀吳二主也蜀志後主傳曰鄧艾至城北後主與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吳志三嗣主傳曰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左傳僖六年曰許男面縛銜壁。逃竄就繫謂齊陳二主也北史齊本紀曰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並皇后携幼主走青州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賊軍已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南史陳後主紀曰韓擒虎入袁憲勸端坐殿上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旣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左傳隱元年正義曰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此文蓋倣其意。禮記中庸曰布在方策鄭注曰方板也策簡也案策冊之借字。張平子西京賦曰請爲吾子陳之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吾子相親之辭。史記吳王濞傳曰膠西王卬頭漢軍壁謁曰敢請黷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王頓首膝行。北齊書帝紀曰後主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隋書音樂志曰齊後主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雖行幸道路或